

## 聽母親說話

蔡逸君

假日回家，母親端出剛煮好的颱風筍，因為她吃素，湯裡只放醃蘿蔔提味，沒放小魚乾。她說很久沒吃颱風筍，不知味道一不一樣。我舀來喝，接著再一碗，湯水甘甜但微微滲著苦澀，筍圈薄嫩卻韌性十足，正是昔日的味道。我對母親說，好吃極了，她說應該再苦點會更好。

母親開始自說自話，說昨天二哥開車載著她四處遊逛，路經一戶農家，門前婦人正剝著幾根颱風筍，他們趕緊停車，上前詢問，婦人說不賣的，央求了半天，才讓出一根。我邊聽母親說話，邊把湯料澆在飯裡，又多吃了一些，想著昔時住在農村，每每颱風過後，便鄉野竹叢下撿拾颱風筍。它不是市場裡常賣的從土裡挖出來的綠竹幼筍，而是鄉下處處可見高長的麻竹新莖尾端，仍在抽長，卻因強風折落，農家惜物，便削其嫩處泡水浸軟後煮食。

母親還繼續說，不管我聽進了沒，她說醃蘿蔔也是按照祖母以前的古法泡製，說湯煮滾再淋上幾滴豬油會更爽口，說已經二十多年沒吃的這道鄉野菜比任何大餐廳的料理還富滋味，我聽著只是微微點頭，知道她可以不斷地這樣自言自語，儘管無人回應。

飯後，我手握遙控器躺在沙發上看電視，母親收拾好剩菜，坐回一旁她固定的座位，又開始說話。她的聲音不疾不徐從左後方傳來，我半閉著眼睛休息聽新聞播報停水的消息，嘴裡還留著湯的苦味。

這樣的相處模式已經許多年，自從我離開家以後，母親總是抓住我不定時回家的機會，細數她周旁發生的所有事情。不分大小，只要起個頭，她便不停地敘說，從她種的花草植物到樓下鄰居加蓋廚房占去防火巷，從她養的孔雀魚到大賣場白蘿蔔三根只賣四十元，從這件事到那件事，一花能說一世界，鉅細靡遺。

新聞播報詐騙集團的騙錢手法，我跟母親說要小心點，如果有人打電話來說是妳的兒子被綁架，千萬不要相信。她說早就接到好幾通，哭哭啼啼地叫媽叫得很傷心，她想兒子們從來也沒叫媽叫得那麼大聲，就問啊你是我第幾個兒子？住在哪裡？通常他們答不出來，就掛掉電話。她說我們兄弟住三個地方，歹徒要猜中的機率不大，而且她沒有信用卡也不會操作提款機，壞人是拿她沒辦法的。我笑母親說妳頭腦還很清楚嘛，她說人只要不貪就不會騙人也不會被騙，說她去郵局提錢，遇到金光黨一大包的現金要給她，她看都不看就走人。

母親說話的聲音帶著得意從我背後持續傳來，我有一搭沒一搭的接腔，拿著遙控器轉台，切來換去不知要看什麼。突然母親改口說道，現在電視都不準，大家隨隨便便黑白講，還是自己算的比較準。我瞄了一眼，節目裡所謂學者專家正在談論命理與星座，我知道接下來她要開始分析樂透彩的明牌。

果然沒錯，不過她說不管我們是輸或贏，做莊家的穩賺不賠，最後還不是全部被政府贏去。她又接著說，還是農民曆最準，今天沖到屬馬的，她從節氣裡抓

出幾個號碼，要我去簽，不一定會中獎，但機會很大。

我說我會試試看，順著她的興頭又問，幾米呢？還準不準？母親停頓了一下，說幾米以前在那些報紙畫的很好看，什麼時候出現一棵大樹，一隻兔子，小女孩的圍巾怎麼飄，顯現的數字都很準。可是現在在這個報畫的很奇怪，人纏著繃帶，植物動物也都長得奇形異狀，好像受傷了，母親話鋒一轉不再分析樂透明牌，她說幾米的內心一定很苦吧，不然怎麼會畫成這樣。我說妳哪裡知道，妳又不認識幾米，她說不會錯，內心有痛，不要說畫畫，連說出來的話和吃下去的飯菜都會苦苦的。她說不知道幾米發生什麼事，還是被報紙影響了，報紙那麼亂他才畫得那麼苦，我說他不苦，應該賺了很多錢。母親說那跟苦不苦沒有關係，像陳水扁、馬英九，就一定很苦，想贏的人通常都是最苦的，看電視上他們的臉就知道沒睡好。

遠處傳來幾聲悶雷，母親說又要下雨了，忙起身去後陽台收衣服。我閉上眼睛，想要是幾米知道母親的說法不知是何反應。後來模模糊糊知道母親收完衣服又坐回來，對我說很多很多的話，不知她說些什麼，我就已經睡著了。

醒來時電視還開著，卻沒聽見母親的聲音，我轉頭看，她靠在椅背上也睡著了。她睡得很安靜，我關掉電視，整個屋子跟著安靜下來，只有些微雨聲從門縫滲進來。我看著母親，想若是平常日子，她一個人在家，要找誰說話呢？難怪死了一隻孔雀魚她會說上好幾遍，難怪她那麼認真關心幾米苦不苦，難怪她連我睡著時都還不斷對我說話。

我安安靜靜地看著母親，她的座位旁邊有一張矮方桌，桌面上擺放她常用的物品。玻璃瓶罐內插滿幾十枝粉色鉛筆，旁邊疊放數本空白筆記，那是她的畫冊，這幾年她臨摹報紙上的插圖畫了一本又一本，有一次她畫自己的大頭照，我回家時她得意地拿給我，說以後相片不用放大，用畫的這張就可以。

靠牆有英文 A B C 習字簿，她去念夜間國中補校，因為她的孫女開始講她聽不懂的英語。占去桌面偌大空間的是個塑膠瓶罐，裡頭塞得滿滿一包包的藥袋，光糖尿病就有五種藥丸，另外高血壓，長年無解的夜間乾咳，最近她說右眼又開始模糊，很像幾年前左眼白內障的症狀，我這才想到為什麼近來這些日子，她都不畫畫了。

我安安靜靜地看著母親。藥罐旁就是她伸手即可抓到的電話筒，每次我打電話回家，鈴聲不會超過兩次，她就一定接起來，母親選擇坐在電話旁的位置，不過就是等待著，深怕漏接任何一通我打回家的電話。詐騙的歹徒一定也深知這樣的母親，所以一次一次打電話，打得比我還勤。我安安靜靜地看著母親，她雖然睡著，但看著她，她的周遭，我知道她仍然持續地在跟我說些什麼。我離開家好幾年，母親也老去好多，我看著安安靜靜睡著的她，想跟她說些什麼，卻什麼話也說不出來。

雨仍然持續飄著，後陽台上母親種的花草植物都被淋濕，我好不容易點燃菸，才抽了幾口卻被噙到，眼淚差點咳了出來。這時母親又說話，她不知何時來到廚房，隔著後陽台的門窗，她說有沒有看到木瓜，沒想到種在這麼小這麼難的

地方也會結果，我說才一顆，她說一顆就很了不起，等下次回來可以吃吃看。我看著那顆不到拳頭大小的木瓜，感念母親漫長耐心的等待。

回到客廳，母親坐回老位子，又翻開農民曆來看，她說一雷破九颱，希望今年不要再有颱風，停水真的很麻煩，我說如果還停水就馬上通知我回來提水，她說找大哥就可以，他住得比較近，不要我跑太遠。見我還在咳，她從藥罐裡掏出藥片遞給我說很有效，又說菸不要抽那麼多，酒也要少喝點，我怕她說起我就沒完沒了，趕緊猛點頭，阻止她說下去。

母親闔上農民曆，靜默了片刻，說這是最後一件事，這次說完她就不再說了。我知道母親要說的是什麼，電話裡她已經提過好幾次，我都沒有回應。她說堂兄們來通知，他們打算把手上南部老家最後一塊田地處理掉，問我們要不要，不然就賣給別人。我還是沒吭聲，她說那是祖產，已經傳下好幾代，還有包括老家的厝地，如果不要，到我們這代人跟故家就算斷了。我不知道如何接話，想如今我們離開農村那麼久遠，不要說種田，連扛一袋穀子的力氣都失去，有那塊田地也等於無用。

母親歎了口氣，說也不是真的要賣，就連想到要賣給別人，好像就失去什麼，心頭糟糟地。我問母親有沒有想過要搬回南部，她說想是想，但是太為難了，大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，太勉強就不完滿，她說偶爾回去看看也就不錯，真的要住，可能已經不習慣。

輪到我歎氣了，母親跟著我們搬離故鄉接近二十年，現在她夢裡的場景人物都還留在過去，而我們已經各自在別處落地生根，搬不回去了。我看著母親，心中有著愧疚，她立即明白我的心思，說不要再為這件事煩惱，把眼前的事做好才重要，她說沒關係，等中樂透有閒錢，再去買回來。

母親看著外面的天空，停雨了，她說趕快回去吧，路上開車要小心，她問我下次什麼時候回家，我說還不知道，有空就會回來。

這時母親卻笑了，抬頭看著我，說是不是覺得媽媽很囉嗦，說話說個不停，不敢回來。我看著微笑的母親的嘴角，那裡面有一顆蛀牙，勸了老半天要她去看醫生，她說鹽巴刷刷就不痛了。我看著母親，說不會呀，回來聽聽媽媽說話，會比較好睡。

#### **【得獎感言】：**

頒獎典禮後打電話給母親，說得了一個文學獎，她問寫些什麼？我說是寫她，便把篇名〈聽母親說話〉告訴她。母親在電話那頭笑出了聲，說：「啊，這麼簡單，聽我說話就可以得獎喔，那下次你回來，我再多說一點好了。」母親說，要記得謝謝人家。

#### **【評審意見】未來全民的必修課----評〈聽母親說話〉 ◎ 廖玉蕙**

作者由一頓飯開始著墨，精準切入台灣母親慣常的表情達意方式——期待的母親總以好菜好飯和兒女進行既親密又生疏的接軌。老人時代忽焉降臨，聽母親

說話勢將成爲未來全民的必修課，本文作者示範了母子相互體貼的對待之道，既真誠又無奈，讀之不覺心下惘惘然。

◎ 圖書館製作 ◎ 本文刊登於鳳新電子報，歡迎至學校首頁訂閱 ◎